三先生遺書

ロ13
1877

口 13
1877

二先生遺書目錄

卷一

聖學十圖　太極圖　西銘圖
小學圖　大學圖　白鹿洞規圖
心統性情圖　仁說圖　心學圖
敬齋箴圖　鳳興夜寐箴圖

卷二

為學之方
與長子受之書　與魏應仲書　便殿奏劄
答周南仲書　答林伯和書　答陳廉夫書
答呂子約書　答彭子壽書　答楊子直書
答方耕道書　答潘叔度書　答或人書

答項平父書　答何叔京書　答潘子善書
答胡季隨書　答呂伯恭書　答朱容之書
讀書之要　滄洲精舍諭學者　又諭學者
答陳超宗書　答邵叔義書　答方賓王書
答李處讜書　答或人書　語錄　行狀二段

卷三

擊蒙要訣
立志章　華舊習章　持身章
讀書章　事親章　喪制章
祭禮章　居家章　接人章
處世章

進聖學十圖劄子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臣竊伏以道無形象天無言語自河洛圖書之出聖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見於天下矣然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所徑入聖學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為圖指之以為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斯亦後賢之所不得已而作也而況人主一心萬基樂所由百責所萃衆欲交攻羣邪迭讚一有怠忽而放縱絕之則如山之崩如海之蕩誰得而禦之古之聖帝明王有憂於此是以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復一日猶為未也臣師傅之官列諫諍之職前有疑後有疵左有

輔右有弼在輿有旅責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寸安
昼有工師之誦以至盤盂几杖刀劒戸牖凡目之所
寓身之所處無不有銘有戒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
此身者若是其至矣故德日新而業日廣無纖過而
有鴻號矣後世人主受天命而履天位其責任之至
重至大為如何而所以自治之具一無如此之嚴也
則其憪然自聖傲然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終
歸於壞亂殄滅亦何足惟哉故于斯之時為人臣而
欲引君當道固無所不用其心焉若張九齡之進金
鑑録宋璟之陳無逸圖李德裕之獻丹扆六箴眞德
秀之上廻風七月圖之類其愛君憂國奉奉之深更

陳善納誨懇懇之至意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
臣以至愚極陋辱恩累朝病廢田里期於與草木同
腐不意虛名誤達　召置講筵之重震越惶恐辭避
無路既不免為此叨冒則是勸道　聖學輔養　宸
德以期致於堯舜之隆雖欲辭之以不敢何可得也
顧臣學術荒疎辭辯拙訥加以賤疾連仍入侍稀罕
冬寒以来乃至全廢臣罪當萬死憂懔罔措臣竊伏
惟念當初上章論學之言既不足以感發　天意及
後登對屢進之說又不能以沃贊　睿敵微臣悃愊
不知所出惟昔之賢人君子明聖學而得心法有圖
有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者見行於世昭如
日星茲敢欲乞以是進陳於　左右以代古昔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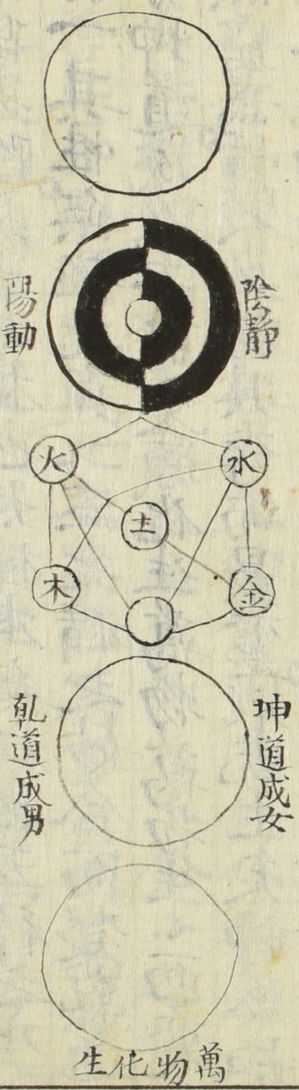
工誦當銘之遺意庶幾借重於既往而有益於將來
於是謹就其中揀取其有著者得七篇其心統性情
則毋程圖而附以臣作二小圖其三者圖雖臣作而
其文皆條目規畫一述於前賢而非臣創造合之為
聖學十圖每圖下輒亦僭附謬說謹以繕寫投進篇
第緣臣怯寒纏疾之中自力為此眼昏手顫書未端
楷排行均字並無准式如蒙 勿却乞以此本 下
諸經筵官詳加訂論改補差舛更令善寫者精寫正
本付之該司作為 御屏一坐展之 清燕之所或
別作小樣一件粧貼為帖常 置几案上冀得於俯
仰顧瞻之頃皆有所觀省警戒篇則區區顧忠之志
幸莫大焉而其義意有所未盡者臣請得而申言之

竊嘗聞之孟子之言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箕子之為武王陳洪範也又曰思曰睿睿
作聖夫心具於方寸而至虛至靈之心求至實之理宜無有
顯至實以至虛至靈之心求至顯至實之理宜無有
不得者則思而得之睿而作聖豈不足以有徵於
今日乎然而心之虛靈若無以主宰則事當前而不
思之理顯實若無以照管則日常接而不見此又因
圖致思之不可忽焉者然也柳又聞之孔子曰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也者習其事而真踐
履之謂也蓋聖門之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故必思
以通其微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故必學以踐其實
思與學交相發而互相益也伏願 聖明深燭此理

先須立志以為聖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奮然用力於二者之功而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學實動靜合內外一顯微之道也其為之之法必也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念慮愈敬隱微幽獨之處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就一圖而思則當專一於此圖而如不知有他圖就一事而習則當專一於此事而如不知有他事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相續或細繹玩味於夜氣清明之時或體驗栽培於日用酬酢之際其初猶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時有極辛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謂將大進之幾亦為好消息之端切　毋因此而自沮尤當自信而益勵至於積真之多用力之久自然心與理相涵而不覺其融會貫通習與事相熟而漸見其坦泰安履始者各專其一今乃兼協于一此實孟子所論深造自得之境生則烏可已之驗又往而倪焉孳孳斃而為邦之業在其中曾子之忠恕一貫而傳道之責在其身畏敬不離乎日用而中和位育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彝倫而天人合一之妙斯得矣是其為圖為說僅取敘陳於十幅紙上思之習之只做工程於平日要端本出治之源悉具於是惟在　天鑑啚神加意反復終始　勿以軽微而忽之厭煩而置之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野人芹曝之誠冒瀆

宸嚴輒以為獻惶懼屏息取進止

第一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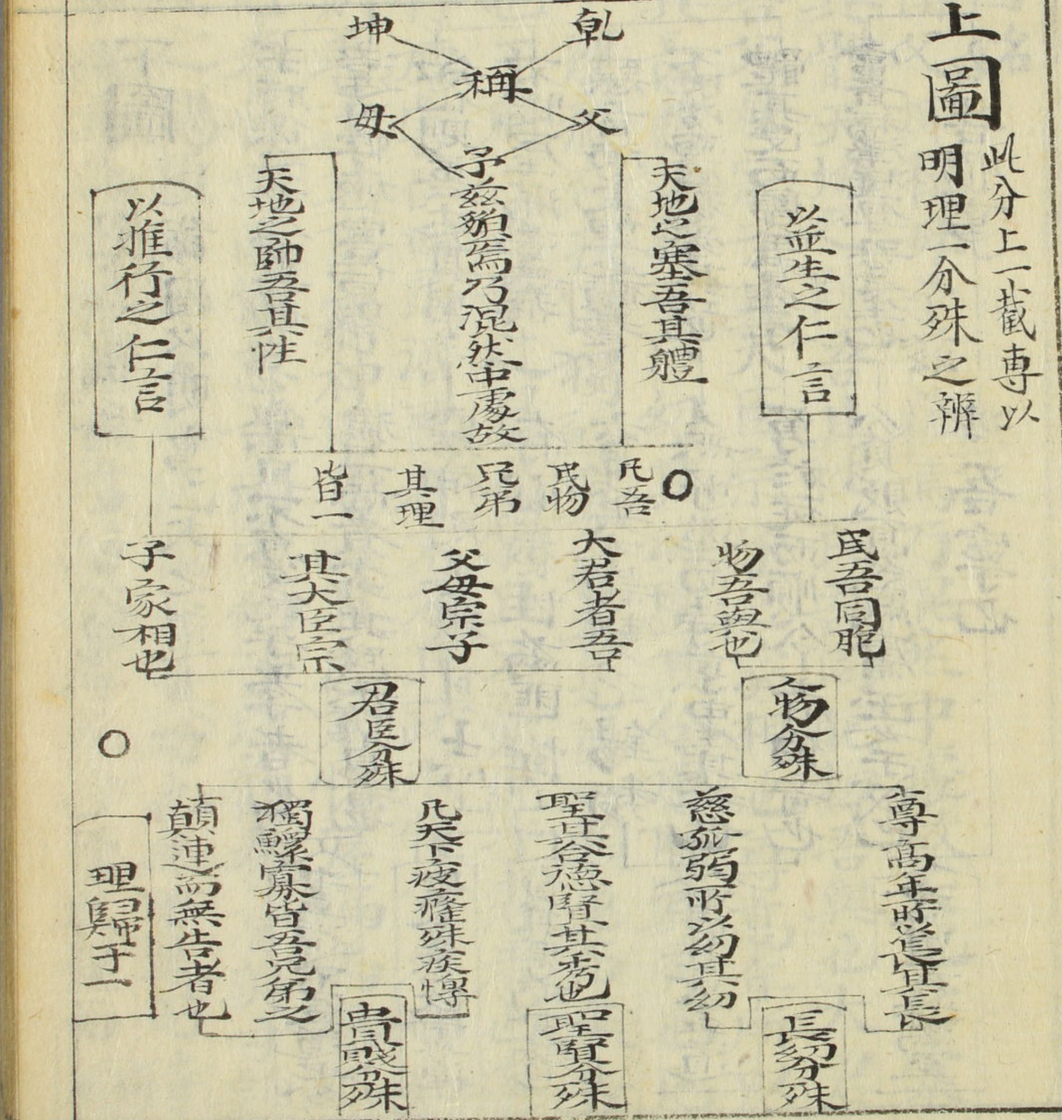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陰陽而指其本躰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者其本躰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之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又曰聖人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



而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也矣

○右濂溪周子自作圖并說平巖葉氏謂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朱子謂此是道理大頭腦處又以為此道術淵源今茲首揭此面亦猶近思錄以此說為首之意蓋學聖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於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也之日而遡極一源則所謂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者也

銘圖

下圖 此分下一截論盡事親之誠因以明事天之道

- 予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昌不憂純乎孝者也
  - 違旨悖德害倍賊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 知化則善述其事 窮神則善繼其志
      - 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心養性為匪懈
      - 惡旨酒策伯子之顧養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 分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 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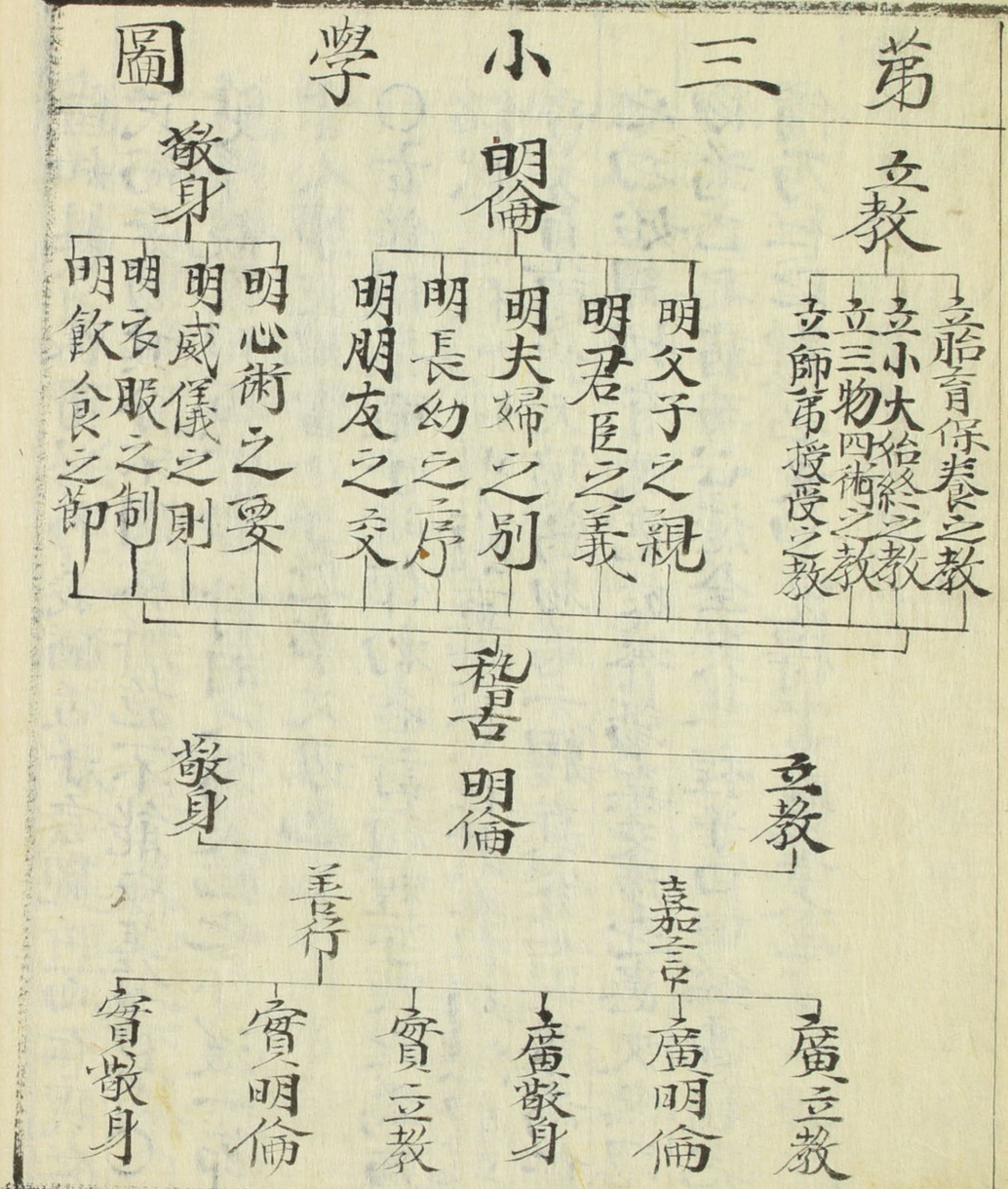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策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西銘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蓋以乾為
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而不流於兼之愛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又曰銘前一段如此盤後一段如人下基○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節前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
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也

○右銘橫渠張子所作初名訂頑程子改之為西
銘林隱程氏作此而蓋聖學在於求仁須深體此
意方見得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實如此庶為仁
之功始親切有味免於莽蕩無交涉之患又無認
物為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銘意極完
備乃仁之體也又曰充得盡時聖人也

第三小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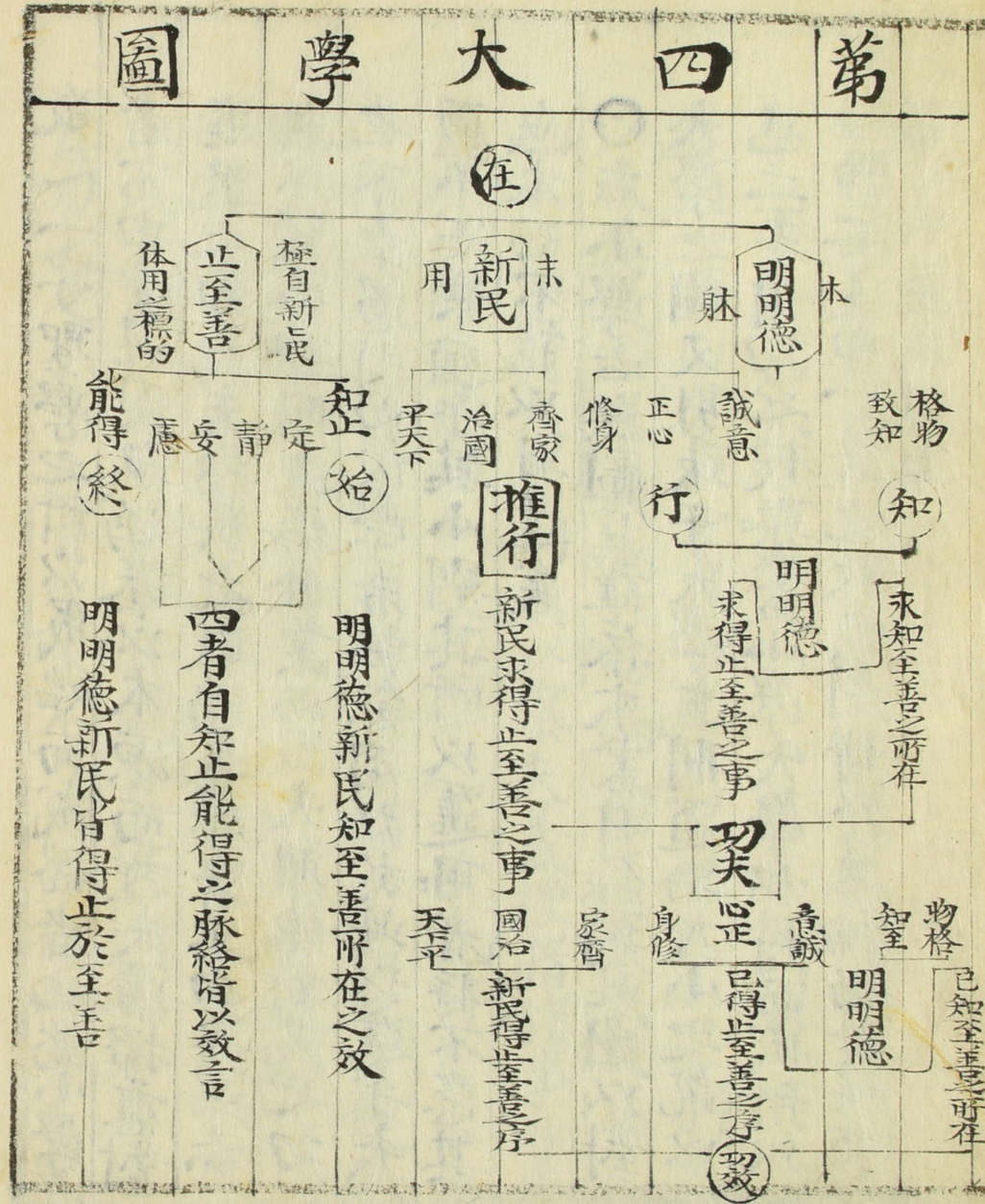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韶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弃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巳經淺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士之良材利欲粉挐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来裔嗟爾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

或問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窮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不可哉曰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則如之何是曰其歲月之已逝固不可追其功夫之次第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吾聞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為養以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烏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用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右小學古無圖臣謹依本書目錄為此圖以對大學之圖又引朱子大學或問通論大小之說以見二者用功之梗槩蓋小學大學相待而成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或問得以通論而於此兩圖可以兼收相備云

第四大學圖



大學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也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門人謝氏之說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有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右孔氏遺書之首章　國初臣權近作此圖章下所以引或問通論大小學之義說見小學圖下然非但二說當通看并上下八圖皆當通此二圖而看蓋上二圖是求端擴充體天盡道極致之處為小學大學之標準本原下六圖是明善誠身集德廣業用力之處為小學大學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徹上徹下著工收效皆當從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說如彼而今茲十圖皆以敬為主焉太極圖說言靜不言敬朱子註中言敬以補之

第五 白鹿洞規 圖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博學
審問
愼思
明辨
篤行

窮理之要

言忠信行篤敬 修身之要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正其義不謀其利 處事之要
明其道不計其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接物之要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五教之目 古先聖賢使敷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左今綴作下

洞規後叙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規朱子所作以揭示白鹿洞書院學者洞在南康軍廬山之南唐李渤隠于此養白鹿以自随因名其洞南唐建書院號為國庠學徒常數百人宋太宗頒書籍官洞至以寵勸之中間廢興朱子知南康軍請于朝重建聚徒設規倡明道學書院之教遂盛于天下臣今謹依規文本旨作此圖以便觀省庶幾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故規之窮理力行皆本於五倫且帝王之學其規矩禁防之具雖與凡學者有不能盖同者然本之彝倫而窮理力行以求得夫心法切要庶未嘗不同也故并獻是圖以備朝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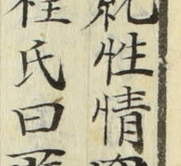
之箴

○以上五圖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業

謹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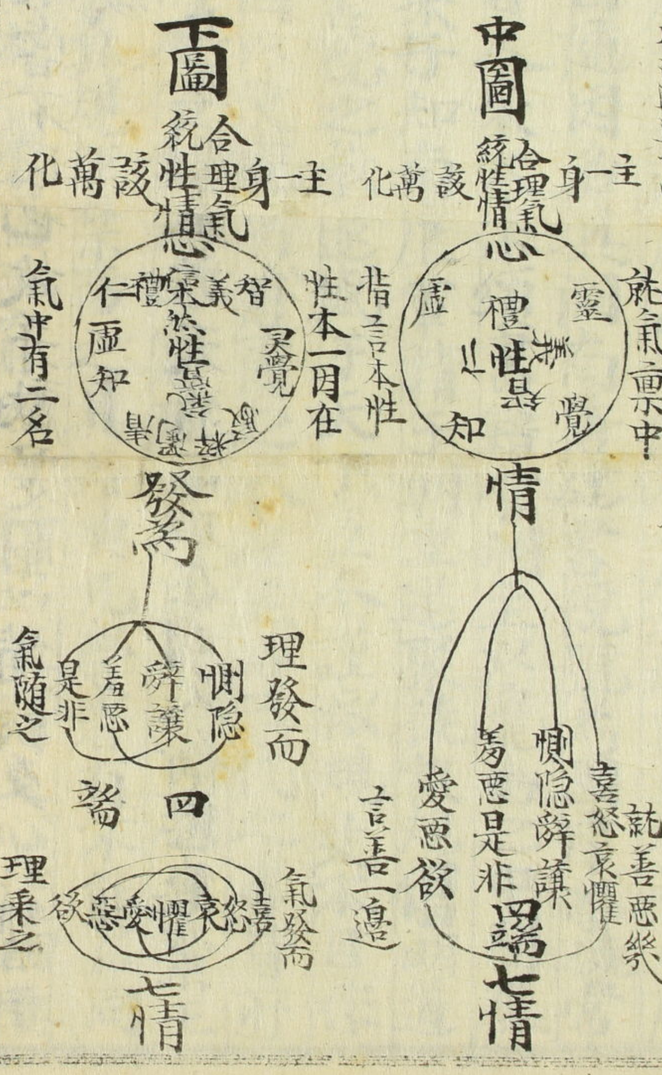
第六心統性情圖

一圖



寂然不動為性　未發之性
感而遂通為情　已發之情

中圖



三圖

心統性情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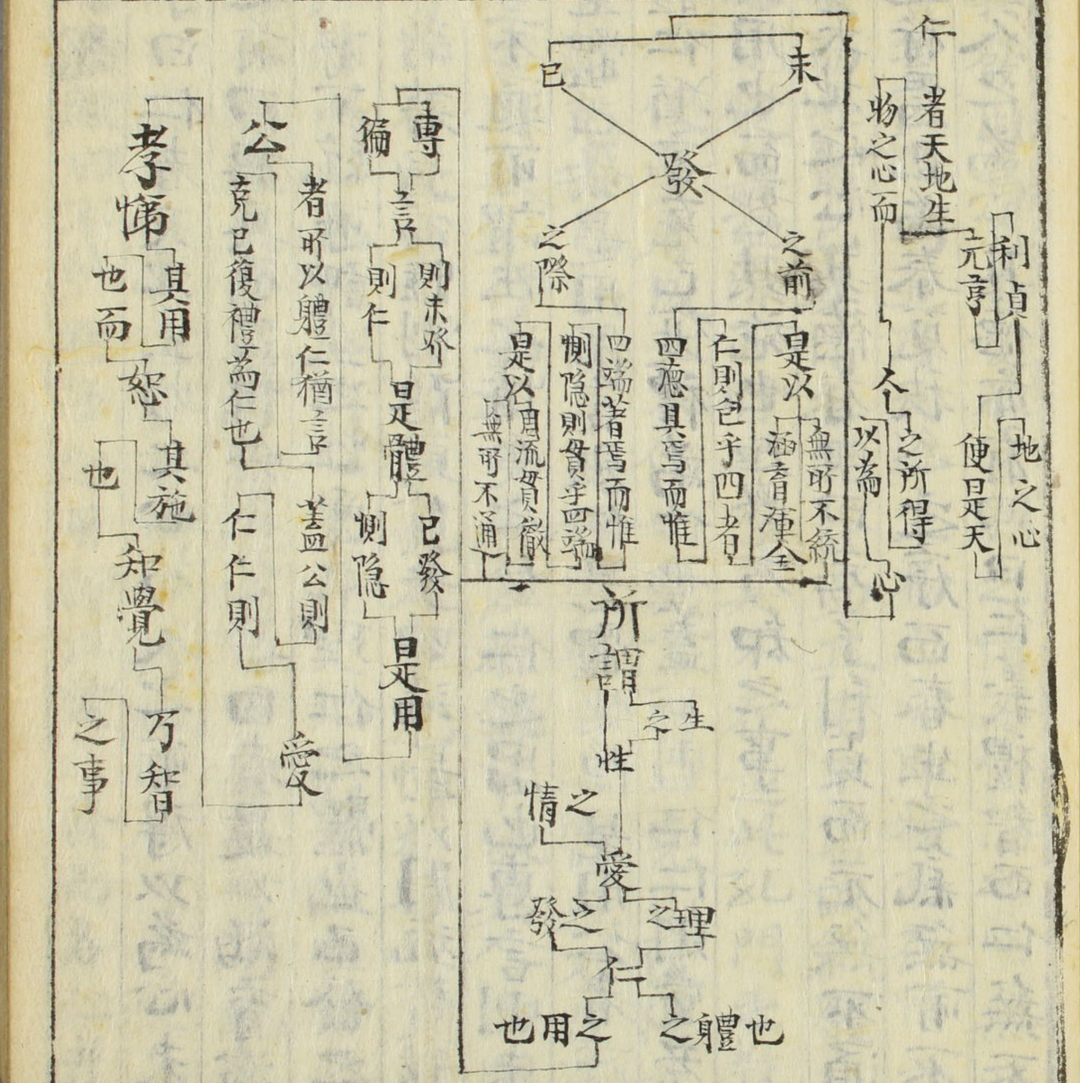
林隱程氏曰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靜而五性具焉發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為性心之體也感而遂通為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為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鑒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為道得矣　臣謹按程子好學論約其情在正心養性之前此反居後者此以心統性情言故

也然究其理而言之當以程論為順○言有未穩處
稍有更定

○右三圖上一圖林隱程氏作自有其說矣其中下二圖臣妄竊推原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而作其中圖者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稟而為言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程子所謂即理之性張子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謂中節之情孟子所謂四端之情程子所謂何得以不善名之情朱子所謂從性中流出元無不善之情是也其下圖者以理與氣合而言之孔子所謂相近之性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之性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朱子所謂雜在氣中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為情亦以理四端之情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然後流為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為惡也夫如是故程夫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然則孟子子思所以只指理言者非不備也以其并氣而言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直此中圖之意也要之無理氣統性情者心也而性發為情之際乃一心之幾微萬化之樞要善惡之所由分也學者誠能一於

持敬不昧理欲而左致謹於此未發而存養之功深已發而省察之習熟真積力久而不已焉則所謂精一執中之聖學存體應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此矣

第七仁說圖



仁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所謂生之性愛之理仁之體也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所謂性之情愛之發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悌其用也而怨其施也知覺乃知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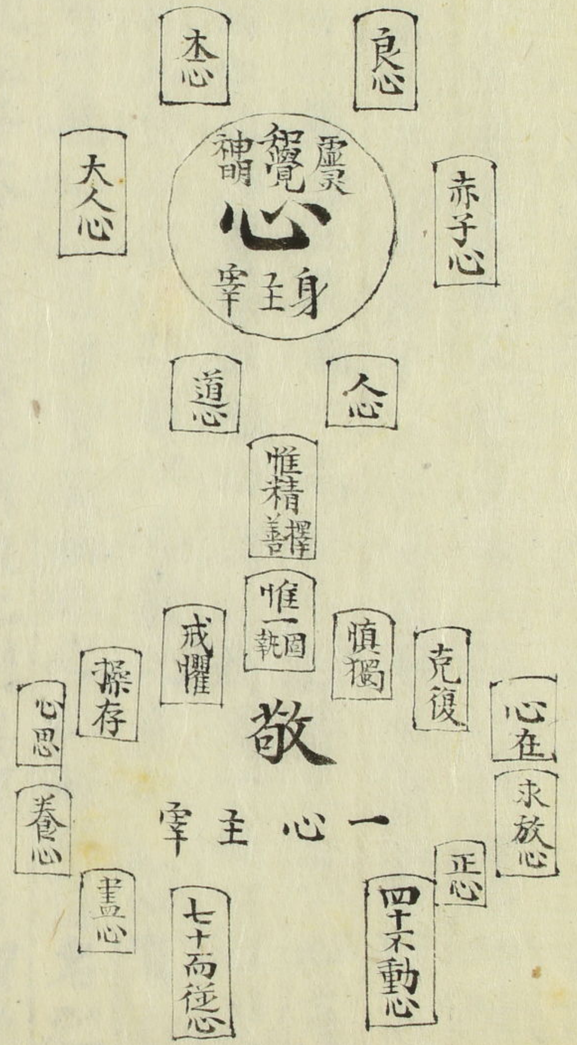
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通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

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

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雖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予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氏之徒有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亦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皆非歟曰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之仁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則可見矣子安得以此而論仁哉

○右仁說朱子所述并自作圖發明仁道無復餘蘊大學曰傳為人君止於仁　今欲求古昔帝王傳心體仁之妙盡於此　盡意焉

第八心學圖



心學圖說

林隱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下是遏人欲慶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戒懼以下是存天理慶工夫必至於徑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

一無適之說整齋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
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右林隱程氏掇取聖賢論心學名言為是篇分
類對置多而不厭以見聖學心法亦非一端皆不
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徑上排下只淺深生熟之大
槩言之有如此者非謂其工程節次如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之有先後也或疑既云以大槩叙之求
放心是用工初頭事不當在於心在之後臣竊以
為求放心淺言之則固為第一下手著脚處就其
深而極言之瞬息之頃一念少差亦是放顏子猶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只不能無遠斯洩於放惟
是顏子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不復萌作亦
為求放心之類也故程圖之叙如此程氏字子見
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白首窮經深有所得
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亨仁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
子見不願即以為鄉郡博士致仕而歸其為人如
此豈無所見而妄作耶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叁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司卿戒敢告靈臺

朱子曰周旋中規其圓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中矩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蟻封蟻垤也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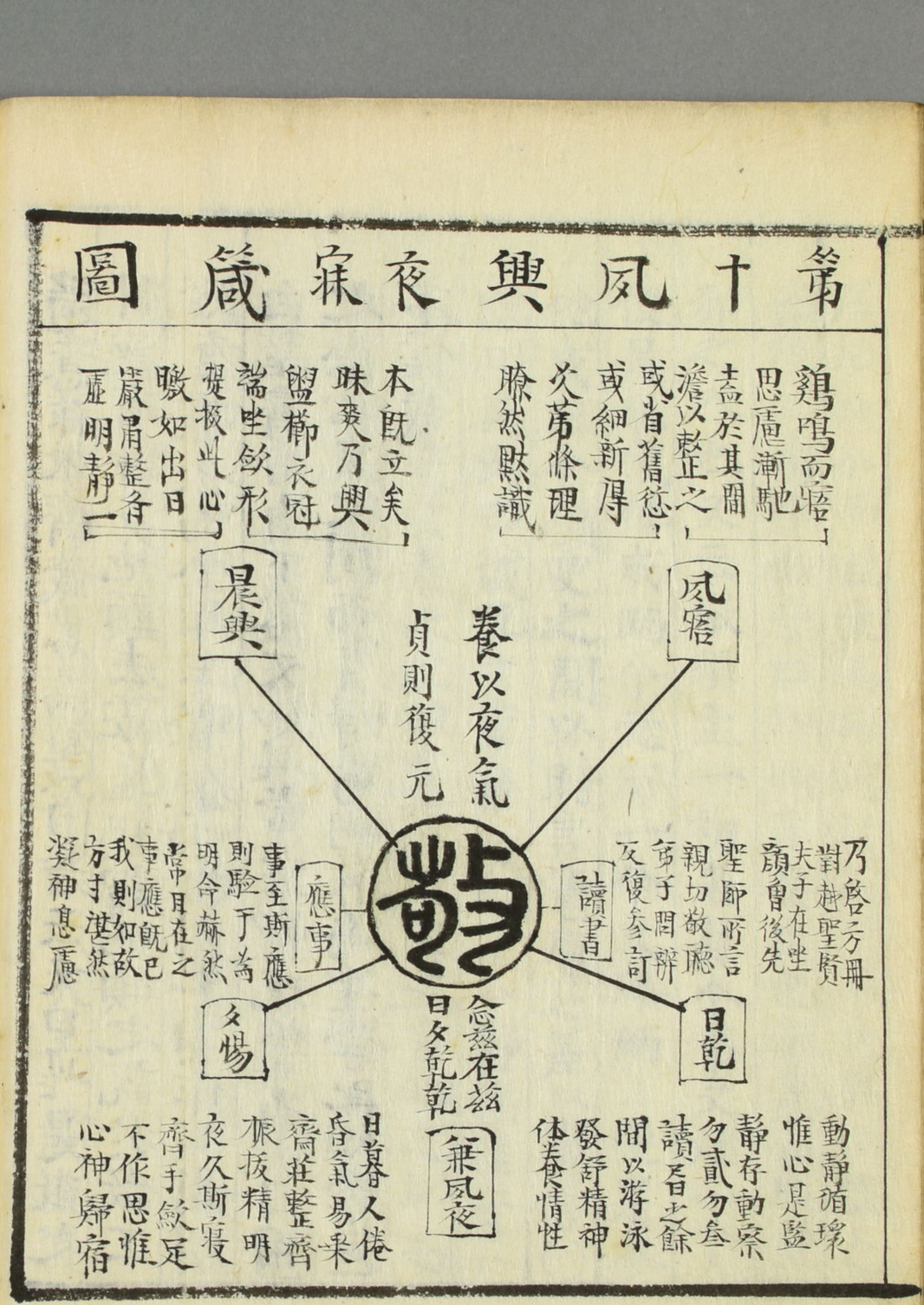
第九敬齋箴圖



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又云敬須主一初来有个事又添一个便是来貳他成兩个元有一个又添兩　便是參他成三个須史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〇臨川吳氏曰箴凡十章章句四一言靜無違二言動無違三言表之正四言裏之正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七總前六章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十總結一篇〇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〇右箴題下朱子自叙曰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又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窮謂地頭之說於做工好有據依而金華王魯齋相排列地頭作此圖明白整齊皆有下落又如此常宜體玩警省於日用之際心目之間而有得焉則敬為聖學之始終豈不信哉

第十凤興夜寐箴圖



凤興夜寐箴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首舊慾或細新厚交萌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瞭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叁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右箴南塘陳茂卿栢所作以自警言者金華王魯齋常主教台州上蔡書院專以是箴為教使學者人人誦習服行臣今謹倣魯齋敬齋箴圖作此圖以與彼圖相對蓋敬齋箴有許多用工地頭故隨其地頭而排列為圖此箴有許多用工時分故隨其時分而排列為圖夫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刻之或停故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故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此一靜一動隨處隨時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之法也果能如是則不遺地頭而無毫釐之差不失時分而無須臾之間二者並進作聖之要其在斯乎

○以上五圖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策敬畏

叶滃先生年譜先生抄朱子書為學之方示諸生
題卷首曰學者須先讀此以立基本不可不讀也
為學之方後致朱門肯訣
與長子受之
到婺州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聽受其言切須
下氣怡聲不得輒有爭辨
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
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工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
夜眠遵依趲趁
日間勿接閒人說閒話雖同學亦只可說義理論文
字而已專意辦自己工夫則自然習熟進益矣

課冊隨衆趕了不得拖延怠慢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問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賢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飲妥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来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来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

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来告者亦勿酬答可於先生之前先不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語諛輕薄傲慢褻押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畏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點檢而矯革之不可徃往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見人好之文字勝己

者則借来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比推廣大
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
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
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盖汝若好學在家
足可讀書又作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
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
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
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反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
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
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
来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
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毋忝
爾所生此一行千萬努力

與魏應仲書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
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
百字叅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
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反復數遍大
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
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
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繚看過
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
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畢日逐一理會切不可

舍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期也又
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
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
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
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
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便殿奏劄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
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
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
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
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
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
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
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
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而之其所
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
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
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
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
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

正墻面而立甫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鑑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灵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答周南仲書

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

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徑今日為始
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
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
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三得箇題目頓在面
前又却低回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ゝ
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
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林伯和書

為老兄今日之計若莫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
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
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
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
語孟而論讀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
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
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加省察
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
間每ゝ加察其善端之發憑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
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悃於吾心而戾於
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
去不使有頃刻悠ゝ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若不務
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
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陳廉夫書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

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爲爲理則讀書講義
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
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
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
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
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
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
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
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金鍼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呂子約書

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
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
盡不可容易草畧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
此用功即便着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
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
其寔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
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
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
以求實是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
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
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
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
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答彭子壽書

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倦旨其未旨者亦日益昏
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
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
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源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
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謬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
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正謂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
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
之方皆可見矣

答楊子直書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敬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
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
表裏如一矣

答方耕道書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古右明敏彊毅之
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
似稍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
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
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
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
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
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豫憂
微細差忘也

答潘叔度書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程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来喻却似太瀾飜也

答或人書

為學而遂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項平父書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何叔京書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正與莊整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齊莊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正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

頹靡漫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違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答潘子善書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隨落邪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至寧分明義理昭著矣然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胡季隨書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大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徑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藥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曰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又意齟齬不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答呂伯恭書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徑容游泳又墮於悠之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答宋容之書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學初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潛得意思長時忙迫乍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歛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註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像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註之端何也聖賢曰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德知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旨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

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先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奚問精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遽入徃來以十百數則其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徃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先無義理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虛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元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惑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爲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矣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胷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穉但為欲學古人說話
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力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
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蘇亦是如此其答李翌韋中
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
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
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
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未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
工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運然發問臨時湊合
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
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
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況何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
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實日力不如歸家
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
之更就自己身心存養玩索着實行履有箇入處方
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
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槩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
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思細可精唯有志不立直
是無着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
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
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作此等人一躍而出

申論居敬窮理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是
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
君勉旃不是小事

答陳超宗書

示喻向来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為學雖有階
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
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
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
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謂此也若但悠々泛々無箇
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 則恐所謂
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
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答邵叔義書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左見雅
志高之遠也然竊意必欲實為此學亦當有以自致
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
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躐等坐馳
之所能至也

答方賓王書

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
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
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
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
貫通也

答李慶譚書

大抵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或人書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

語錄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

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敬以直內義以外方這箇常在目前此乃治心之要法如博文約禮却說得寬且說人生天地間裏面便具許多物事此間發出便是義然人之資品不同聖人又教人去讀書不讀書時所謂敬便走在別路去義亦不是故須是博文既博文若不踐履便讀得博也不過資口耳於身何益故又須約禮敬義文禮直從心裏下工夫出至此備矣其次則須曉得義利之辨這箇坑十人跌了九箇平時口頭說得天花亂墜纔到這裏便委曲遮護心口不相應都不濟事又其次則勉焉孜孜斃而後已莫說日暮途遠便休了盡得這六條方做得一箇人又曰第閥極是難過人須

有箇超然底意思要超然於事物之表且天命流行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自有一定不易道理看他將来
受得那箇如論語一書聖人只管於這一邊向人說
如稱顏回庶幾於道却只是屢空是見得他能忍得
貧子貢不受命只管積財但能億則屢中耳又如恥
惡衣惡食小人長戚戚語徑這細微處便為他磨去
了今人須要箇小小累限如自家有屋粗可住生計
不至窘乏便自足了外此豈吾之所當又曰千萬照
管這處打不過那上面四件便是盡得也只是閑說

行狀二段

門人黃榦述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持敬之方莫先乎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
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
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
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
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及於之身也不
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
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毫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
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
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
是矣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
恭其端坐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
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
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
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感時序之變也行
火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
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
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敬火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
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
無不迓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

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
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牛溪先生手抄此書凡有學者必先使受讀有以
立門庭知趨向然後授以他書蓋先生門法路脉
正而科級嚴故其教人者如是爾學者苟以是為
入頭下手處則知要盡博徹上徹下而作聖之功
無以易此矣蓋先生之學專尚考亭不惟以訓示
學者而所以告於君者亦未嘗外此不幸世道壞
破反以為病至有上疏力詆其說豈所謂今日紛
紛本非為程氏者耶此書行世已久而當初先生
嫌以纂述自居故未嘗有題目今所稱朱門旨訣

者後人之所加也

崇禎丙午孟冬後學恩津宋時烈謹跋

三先生遺書卷之二

三先生遺書卷之三

擊蒙要訣序

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為人所謂學問者亦非異常別件物事也只是為父當慈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為夫婦當別為兄弟當友為少者當敬長為朋友當有信皆於日用動靜之間隨時事各得其當而已非馳心玄妙希覩奇效者也但不學之人心地茅塞識見茫昧故必須讀書窮理以明當行之路然後造詣得正而踐履得中矣今人不知學問在於日用而妄意高遠難行故推與別人自妄暴棄豈不可哀也哉余定居海山之陽有一二學徒相從問學余慚無以為師而且恐初學不知向方且無堅固之志而迂迂請

益則彼此無補反貽人譏故畧書一冊子粗叙立心飭躬奉親接物之方名曰擊蒙要訣欲使學徒觀此洗心立脚當日下功而余亦久惠冒循欲以自警皆焉

丁丑季冬德水李珥書

擊蒙要訣

立志章第一

初學先須立志必以聖人自期不可有一毫自小退托之念蓋衆人與聖人其本性則一也雖氣質不能無清濁粹駁之異而苟能真知實踐去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則不增毫末而萬善具足矣衆人豈可不以聖人自期乎故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當常自奮發曰人性本善無古今智愚之殊聖人何故獨為聖人我則何故獨為衆人耶良由志不立知不明行不篤耳志之立知之明行之篤皆在我耳豈可他求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我亦當以顏之希舜為法

人之容貌不可變醜為妍聲力不可變弱為強身體

不可變短為長此則已定之分不可改也惟有心志

則可以變愚為智變不省為賢此則心之虛灵不拘

於稟受故也莫美於賢何苦而不為賢智

以虧損天所賦之本性乎人存此志堅固不退則庶

幾乎道矣

凡人自謂立志而不即用功遲回等待者名為立志

而實無向學之誠故也苟使吾志誠在於學則為仁

由己欲之則至何求於人何待於後哉所貴乎立志

者即下工夫猶恐不及念念不退故也如或志不誠

篤因循度日則窮年没世豈有所成就哉

華舊習章第二

人雖有志於學而不能勇往直前以有所成就者舊

習有以沮敗之也舊習之目條列如左若非勵志痛

絕則終無為學之地矣

其一惰其心志放其儀形只思暇逸深厭拘束

其二常思動作不能守靜紛紜出入打話度日

其三喜同惡異汩於流俗稍欲修飭恐乖於衆

其四好以文辭取譽於時剽竊經傳以飾浮藻

其五工於筆札業於聚酒優游卒歲自謂清致

其六好聚閑人圍碁局戲飽食終日只資爭競

其七歆羨富貴厭薄貧賤惡衣惡食深以為恥

其八嗜慾無節不能斷制貨利聲色其味如蔗

習之害心者大槩如斯其餘難以悉擧此習使人志
不堅固行不篤實今日所為明日難改朝悔其行暮
已復然必須大奮勇猛之志如將一刀快斷根株淨
洗心地無毫髮餘脉而時時每加猛省之功使此心
無一點舊染之汙然後可以論進學之工夫矣

持身章第三

學者必誠心向道不以世俗雜事亂其志然後為學
有基址故夫子曰主忠信朱子釋之曰人不忠信事
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必以是為主焉必以
忠信為主而勇下工夫然後能有所成就黃勉齋所
謂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兩言盡之矣

常須夙興夜寐衣冠必正容色肅必拱手危坐行步
安詳言語愼重一動一靜不可輕忽苟且放過

收斂身心莫切於九容進學益智莫切於九思所謂
九容者足容重不輕舉也若趨于尊前則不可拘此手容恭手無慢
時則不動口容止非言語飲食之
常不動聲容靜當整攝形氣不可出噦咳等雜聲頭容直當正頭直
回偏目容端定其眼睛視瞻當正不可流眄邪睨身不可傾
氣容肅當調和鼻息不可使有聲氣無
色容莊顏色整齊無怠慢之氣
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
所謂九思者視思明視無所蔽則明無所不
見聽思聰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
色思溫容色和愉無忿厲之氣
貌思恭一身儀形無不端莊
言思忠一言之發無不忠信
事思敬事之作無不敬慎
疑思問有疑于心就先覺審問不知不措
忿思難有忿必懲以理自勝
見得思義臨財必明義利之辨合義然後取之
常以九容九思存於心而檢其身不可頃刻放捨且書諸座隅時時寓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勿非禮勿動四者修身之要也禮與非禮初學難辨必須窮理而明之但於已知處力行之則思過半矣

為學在於日用行事之間若於平居屋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是名為學讀書者欲明此理而已

衣服不可華侈禦寒而已飲食不可甘味美救飢而已居處不可安泰不病而已惟是學問之功心術之正威儀之則則日勉勉而不可自足也

克己工夫最切於日用所謂己者吾心所好不合天理之謂也必須檢察吾心好色乎好利乎好名譽乎好仕宦乎好安逸乎好宴樂乎好珍玩乎凡百所好若不合理則一切痛斷不留苗脉然後吾心所好始在於義理而無己可克矣

多言多慮最害心術無事則當靜坐存心接人則當擇言簡重時然後言則言不得不簡言簡者近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當終身服膺者也

為學者一味向道不可為外物所勝外物之不正者當一切不留於心鄉人會處若設博奕樗蒲等戲則當不寓目逡巡引退若遇娼妓作歌舞則必須避去如值鄉中大會或尊長強留不能避退則雖在座而整容清心不可使奸聲亂色有干於我當宴飲酒不可沉酣浹洽而止可也凡飲食當適中不可快意有傷乎氣言笑當重簡不可喧譁以過其節動止當安

凡飲食宜作節

詳不可粗率以失其儀
有事則以理應事讀書則以誠窮理除二者外靜坐
收斂此心使寂寞無紛起之念惺惺無昏昧之失可
也所謂敬以直內者如此
當正身心表儀如一處幽如顯處獨如衆使此心如
青天白日人得而見之
常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意思存
諸胷中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明乎善力行以踐其實三者
終身事業也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一生受用不盡當揭諸壁
上須臾不可忘也

每日頻自點檢心不存乎學不進乎行不力乎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孜孜斃而後已

讀書章第四

學者常存此心不被事物所勝而必須窮理明善然
後當行之道曉然在前可以進步故入道先莫於窮
理窮理莫先乎讀書以聖賢用心之跡及善惡之可效
可戒者皆在於書故也
凡讀書者必端拱危坐敬對方冊專心致志精思涵
泳涵泳者熟讀深解義趣而每句必求踐履之方若
口讀而心不體身不行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先讀小學於事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道一
一詳玩而力行之

專端正也　精詳也　致知也
玩詳熟讀也

次讀大學反或問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一
真知而實踐之
次讀論語於求仁為己涵養本原之功一一精思而
深體之
次讀孟子於明辨義利遏人欲存天理之訣一一明
察而擴充之
次讀中庸於性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一一玩
索而有得焉
次讀詩經於性情之邪正善惡之褒戒一一潛繹感
發而懲創之
次讀禮記於天理之節文儀則之度數一一講究而
有立焉

次讀書經於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一領
要而遡本焉
次讀易經於吉凶存亡進退消長之幾一一觀玩而
窮研焉
次讀春秋於聖人賞善罰惡抑揚操縱之微辭奧義
一一精研而契悟焉
五書五經循環熟讀理會不已使義理日明而宋之
先正所著之書如近思錄家禮心經二程全書朱子
大全語類及他性理之說宜間間精讀使義理常
浸灌吾心無時間斷而餘力亦讀史書通古今達事
變以長識見若異端雜類不正之書則不可頃刻披
閱也

凡讀書必讀熟一冊盡曉義趣貫通無疑然後乃改讀他書不可貪多務得忙迫淡猶也

事親章第五

詩本云予以下一本與此少異

凡人莫不知當親之孝而孝者甚鮮由不深知父母之恩故也詩不云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之受生性命血肉皆親所遺隨息呼吸氣脉相通此身非我私物乃父母之遺氣也故曰父母生我劬勞父母之恩為如何哉豈敢自有其身以不盡孝於父母乎人能恒存此心則自有向親之誠矣

凡事父母者一事一行毋敢自專必稟命而後行若事之可為者父母不許則必委曲陳達領可而後行若終不許則亦不可直遂其情也

每日未明而起盥櫛衣帶就父母寢所下氣怡聲問燠寒安否昏則詣寢所定其褥席察其温涼日間侍奉常愉色婉容應對恭敬左右就養極盡其誠出入必拜辭拜謁

今人多是被養於父母不能以己力養其父母若此奄過日月則終無忠養之時也必須強幹家事自備甘旨然後子職乃修若父母堅不聽從則雖不能幹家亦當周旋補助而盡力得甘旨之具以適親口可也若心心念念在於養親則珍味亦必可得矣每念王延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令人感歎流涕也

人家父子間多是愛逾於敬必須痛洗舊習極其學
敬父母所坐臥處子不敢坐臥所接客處子不敢接
私客上下馬處子不敢上下馬可也
父母之志若非害於義理則當先意承順毫忽不可
違若其害理者則和氣怡色柔聲以諫反覆開陳必
期於聽從
父母有疾心憂色沮捨置他事只以問醫劑藥為務
疾止復初
日用之間一毫之頃不忘父母然後乃名為孝彼持
身不謹出言無章嬉戲度日者皆是忘父母者也
日月如流事親不可久也故為子者須盡誠竭力如
恐不及可也古人詩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所

謂愛日者如此

喪制章第六

喪制當一依朱文公家禮若有疑晦處則質問于先
生長者識禮處必盡其禮也火者則猶可呼名長者
復時俗例必呼小字非禮也婦人亦不宜呼名
則不可呼名隨生時所稱可也
母喪父在則父為喪主凡祝辭皆當用夫告妻之例
也
父母初殁妻妾婦及女子皆被髮男子則被髮扱上
衽徒跣小斂後男子則袒髮婦人則髽若子為他人後者及女子
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男子則免冠
尸在牀而未殯男女位于尸傍則其位南上以尸頭

所在為上也既殯之後女子則依前位于堂上南上
男子則位于階下其位當北上以殯所在為上也發
引時男女之位復南上以靈柩所在為上也隨時變
位而各有禮意
今人多不解禮每吊客致慰專不起動只俯伏而已
此非禮也吊客拜靈座而出則喪者當出自喪次向
吊客再拜而哭可也吊客答拜當
喪經非疾病服役則不可脫也
家禮父母之喪成服之日始食粥卒哭之日始疏食
(麤飯也) 水飲(不食羹也) 不食菜果小祥之後始食菜果(羹亦可食)
禮文如此非有疾病則當從禮而毀
粥三年者若是誠孝出人無一毫勉強之意則雖過

以勢有足而哀之大制也

禮猶或可也若誠孝未至而勉強踰禮則是自欺而
欺親也切宜戒之
今之識禮之家多於葬後返魂之後各還其家與妻子同處
頗遂廢廬墓之俗返魂之後各還其家與妻子同處
禮坊大壞甚可寒心凡喪親者自度一一從禮無毫
分虧欠則當依禮返魂如或未然則當依舊俗廬墓
可也
親喪成服之前哭泣不絕於口(氣盡則令婢僕代哭)葬前哭無
定時哀至則哭卒哭後則朝夕哭二時而已禮文大
槩如此若孝子情至則哭泣豈有定數哉凡喪與其
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事
不過盡其哀敬而已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送死者事親之大節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昔者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是居喪之則也孝誠之至者則不勉而能矣如有不及者則勉而及之可也

人之居喪誠孝不至不能從禮者固不足道矣聞有質美而未學者徒知執禮之為孝而不知傷生之失正過於哀毀羸疾已作而不忍從權以至滅性者或有之深可惜也是故毀瘠傷生君子謂之不孝

凡有服親戚之喪若他處聞訃則設位而哭若奔喪則四日成服若齊衰之服則至家而成服若不奔喪則朝夕為位會哭齊衰降大功者亦同

師友之義重者及親戚之無服而情厚者與凡相知之分密者皆於聞喪之日若道遠不能往臨其喪則設位而位哭師則隨其情義深淺或心喪三年或期年或九月或五月或三月或一月若師喪欲行三年期年者不能奔喪則當朝夕設位而哭四日而止此於四日之情重者則不止朝○若限此

凡遭服者每月朔日設位服其服而會哭師友雖無服亦同

月數既滿則於次月朔日設位服其服會哭而除之

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凡大功以上喪則未葬前非有故不可出入亦不可吊人常以治喪講禮為事

祭禮章第七

祭祀當依家禮必立祠堂以奉先主置祭田具祭器
宗子主之
主祠堂者每晨謁于大門之內再拜雖非主人隨主
出入必告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
然後及家財
正朝至冬至朔日望十五日則參俗節則薦以時食時祭
則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忌祭則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參禮則齋宿一日所謂散齋者不弔喪不問疾不飲
酒不得至亂穢之處凡諸事皆不得預若路中暫遇亂穢則
掩目而避不可視也所謂致齋者不聽樂不出入專心想念所
祭之人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之

不廢祭而預為擇心
掩目之說親則不行於祭禮

謂也夫然後當祭之時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誠至而
神享也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
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墓祭忌祭世俗輪行非禮也墓祭則雖輪行皆祭于
墓上猶之可也忌祭不祭于神主而乃祭于紙榜此
甚未安雖不免輪行須其祭饌行于家廟庶可矣
喪祭二禮最是人子致誠處也已沒之親不可追養
若非喪盡其禮祭盡其誠則終天之痛無事可當無
時可洩也於人子之情當何如哉曾子曰愼終追遠
民德歸厚矣為人子者所當深念也
今俗多不識禮其行祭之儀與家不同甚可笑也若

於俗亂常漢葬喪之日不得設棺槨行祭耳

父母生奉孝致敬也

夫妻於精粗之禮亦無同而節曲應人家不同以修為行

不一裁之以禮則終不免紊亂無序故於喪之風矣茲抄祭禮附錄于後且為之着須詳審倣行而若父兄不欲則當委曲陳達期於歸正

居家章第八

凡居家當守禮法以率妻子及家衆分之以職授謹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而為出稍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冠婚之制當依家禮不可苟且徑俗

兄弟同受父母遺體與我如一身視之當無彼我之間飲食衣服有無皆當共之設使兄飢而弟飽弟寒而兄温則是一身之中肢體或病或健也身心豈得偏安乎今人兄弟不相愛者皆緣不愛父母故也若有愛父母之心則豈可不愛父母之子乎兄弟若有不善之行則當積誠忠諫漸喻以理期於感悟不可遽加厲色拂言以失其和也

今之學者外雖矜持而內鮮篤實夫婦之間社席之上多縱情慾失其威儀故夫婦不相昵狎而能相敬者甚少如是而欲修身正家不亦難乎必須夫和而制以義妻順而承以正夫婦之間不失禮敬然後家事可治也若徑前相狎而一朝遽欲相敬其勢難行須是與妻相戒心去前習漸入於可禮可也妻若見我發言持身一出於正則必漸相信而順從矣

生子自稍有知識時當導之以善若幼而不教至於
既長則習非放心教之甚難教之之序當依小學大
抵一家之內禮法興行簡編筆墨之外無他雜技則
子弟亦無外馳畔學之患矣兄弟之子猶我子也其
愛之其教之當均一不可有輕重厚薄也

婢僕代我之勞當先恩而後威乃得其心君之於民
主之於僕其理一也君不恤民則民散民散則國已
主不恤僕則僕散僕散則家敗勢所必至其於婢僕
必須軫念飢寒資給衣食使得其所而有過惡則先
須勤勤教誨使之改革教之不改然後乃施楚撻使
其心知厥主之楚撻出於教誨而非所以憎嫉然後
可使改心革面矣

治家當以禮法辨別內外雖婢僕男女不可混處男
僕非有所使令則不可輒入內女僕皆當使有定夫
不可使搖亂若搖亂不止者則當黜使別居毋令汙
穢家風婢僕當令和睦若有鬪閧喧嘩者則當痛加
禁制

君子憂道不當憂貧但家貧無以資生則雖當思救
窮之策亦只可免飢寒而已不可存居積豐足之念
且不可以世間鄙事留滯于心胷之間古之隱者有
織屨而食者樵漁而活者植杖而耘者此等人富貴
不能動其心故能安於此若有較利害計豐約之念
則豈不為心術之害哉學者要須以輕富貴守貧賤
為心

居家貧窶則必為貪窶所困失其所守者多矣學者
正當於此處用功古人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孔子曰小人窮斯濫矣若動於貧窶而不能行
義則焉用學問為哉凡辭受取與之際必精思義與
非義義則取之不義則不取不可毫髮放過若朋友
則有通財之義所當受但我非乏而遺以米布
之ㇾ類是也若是大段惡人心所鄙惡者則其饋雖
有名受之心必不安心不安則不可抑而受之也孟
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是行義之
法也

中朝則列邑之宰有私俸故推其餘可以周人之急
矣我國則守令別無私俸只以公穀應日用之需
而若私與他人則不論多少皆有罪譴甚則至於抵
贓受者亦然為士而受守令之饋則是乃抵禁也古
者入國而問禁則居其國者豈可犯禁乎守令之饋
大抵難受若私與官庫之穀則不論人之親疎名之
有無物之多寡皆不可受也若份厚抵宰以衙中私
財則周急則或可受也

接人章第九

凡接人當務和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
兄事之五年以長亦稍加敬最不可恃學自高高氣
凌人也
擇友必取好學好善方嚴直諒之人與之同處盡受

規戒以攻吾闕若其怠惰好嬉柔佞不直者則不可交也

鄉人之善者則必須親近通情而鄉人之不善者亦不可惡言揚其陋行但待之泛然不相往来若前日相知者則相見只叙寒暄不交他語則自當漸疎亦不至於怨怒矣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我志於學問則我必求學問之士學問之士亦必求我矣彼名為學問而門庭多雜客喧囂度日者必其所樂不在學問故也

凡拜揖之禮不可預定大抵父之執友則當拜洞內年長十三歲以上者當拜爵階堂上而長於我十年以上者當拜鄉人年長二十歲以上者當拜而其間高下曲折在隨時節中亦不必拘於此例但常以自卑尊人底意思存諸胷中可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人有毀謗我者則必反而自省若我實存可毀之行則自責內訟不憚改過若我過甚微而增衍附益則彼言雖過而我實有受謗之苗脉亦當剗鋤前愆不留毫末若我本無過而揑造虛言則此不過妄人而已與妄人何足計較虛實且彼之虛謗如風之過耳雲之過空於我何哉夫如是則毀謗之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莫非有益於我也若聞過自辨嘵嘵然不置必欲置身於無過之地則其過愈甚而取謗益重矣昔者或問止謗之道文中子曰莫如自修請益

曰無辨此言可為學者之法

凡先侍生長者當質問義理難曉處以明其學侍鄉黨長老當小心恭謹不放言語有問則敬對以實與朋友處當以道義講磨只談文字義理而已世俗鄙俚之說及時政得失守令賢否他人過惡一切不可掛口與鄉人處雖隨問應答而終不可發鄙褻之言雖莊栗自持而切不可存矜高之色惟當以善言誘掖必欲引而向學與幼者處當諄諄言孝悌忠信使發善心若此不已則鄉俗漸可變也

常以温恭慈愛惠人濟物為心若其侵人害物之事則一毫不可留於心曲凡人欲利於己必至侵害人物故學者先絶利欲然後可以學仁矣

居鄉之士非公事禮見及不得已之故則不可出入官府邑宰雖至親亦不可數往見況非親舊乎若非義于請則當一切勿為也

處世章第十

古之學者未嘗求仕學成則為上者舉而用之蓋仕者為人非為己也今世則不然以科舉取人雖有通天之學絶人之行非科舉無由進於行道之位故父教其子兄勉其弟科舉之外更無他術士習之偷職此之由第今為士者多為父母之望門戶之計不免做科業亦當利其器俟其時得失付之天命不可貪躁熬中以喪其志也

人言利業為累不能學問此亦推托之言非出於誠

心也古人養親有躬耕者有行傭者有貿來者夫躬
耕行傭負來之時勤苦甚矣何暇讀書字惟其為親
任勞既修于職而餘力學文亦可進德今日之為士
者不見為親任勞如古人者只是利祿一事是親情
之所欲今既不免做功則科業雖與理學不同亦是
坐而讀書作文其便於躬耕行傭貿來不啻百倍況
有餘力可讀性理之書者哉只是做科業者例為得失
所動心常躁競反不若勞力之不害心術故先賢曰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能為其事而不喪其守則科
業理學可以並行不悖矣今人名為做舉業而實不
著功名為做理學而實不下手若責以科業則曰我
志於理學不能屑屑若責以理學則曰我為科
業所累不能用功於實地如是兩占便宜悠悠度日
卒至於科業理學兩無所成老大之後雖悔何追嗚
呼可不戒哉

人於未仕時惟仕是急既仕後又恐失之如是汨沒
喪其本心者多矣豈不可懼哉位高者主於行道道
不可行則可以退矣若家貧未免祿仕則須辭內就
外辭尊居卑以免飢寒而雖已曰祿仕亦當庶勤奉
公盡其職務不可曠官而備啜也

三先生遺書卷之三終

書退牛栗三先生遺書後

安邊沈使君壽亮龍卿間謂世采願得一書為帙簡而收功博者登板以便後人世采乃敢遂以近世退溪李先生聖學十圖牛溪成先生為學之方栗谷李先生繫蒙要訣合為一冊者諗焉敬應曰諾無何工告訖書來俾題其後世采敢復作而言曰愚嘗不敢有所妄論於是矣以謂十圖首撫周張圖說以獻於 君而其歸在於人倫日用規模明倫學方專取晦菴書辭以示學者而其功在於居敬窮理工夫端的要訣雖復稽古法通時宜以成一世之教而其要在於立心飭躬奉親接物旨意親切苟使後之學者於斯二書夤夜孜孜勉厲而充擴之先小淺大自邇至遐庶幾克進於聖賢之藩域者此又豈非諸先生所以裒輯撰次之本心哉輒忘固陋謹以是說復焉不識龍卿以為何如也

歲在旃蒙赤奮若涼月乙丑後學潘南朴世采謹識

感興詩　朱子

童蒙貴養正　鷄鳴咸盥櫛　奉水謹攝灑　進趨極虔恭
猥第乃其方　問訊謹暄凉　擁篲周室堂　退息常端莊
咿書劇嚅炙　庸言戒巵諼　聖途雖云遠　十五志于學
見惡愈探湯　時行必安詳　發軔且勿怵　及時起高翔